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因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因二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入彭梓點校

雜篇

庚桑

老聃之役者供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以北居畏壘音根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

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去聲之擁腫之與居鞅

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音穰畏壘之民相

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史記音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  
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手庚  
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因二

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  
狂不知所往今以長量之細民而竊竊焉欲  
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拘音之人邪吾是  
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  
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爲標則人皆  
見之不釋於老聃之言謂老聃之道以無  
爲爲主而人猶不能相忘吾是以不釋於  
其所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

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磔而失水則蟻  
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矣且夫  
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  
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  
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  
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  
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  
中穴阨音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  
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者也。南榮趺蹙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音開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趺勉聞道。

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  
蠋越雞不能化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  
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  
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  
子

庚桑子教南榮趯以全形趯不以爲然曰  
試以形言之耳目心同是形體初無或異  
而盲聾者不能自見聞狂者不能自得當  
其賦形未嘗不開闢而物或問之則雖欲  
相求而不能相得是形不可全也趯雖勉

強聞庚桑子之道不過達於耳而已目猶無所見心猶無所得也庚桑子却引喻曰人有常言其旨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化鵠卵以喻吾之才小不能化南榮趯故又使之見老聃也

因二

三

南榮趯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



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丹朱不肖故後世謂不識理者為朱愚

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  
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  
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

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

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

諸海也汝亡人哉如有所失惘惘乎汝欲反

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

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

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  
乎猶有惡也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  
內韞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捷外內韞者道德  
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孰與孰同鬱鬱猶陸離汝自修治灑濯得

因二

四

熟鬱鬱然可觀然此特其外耳其中津津  
然流動者猶有可惡也韞者以皮束物制  
縛之意捷者門牡關閉之意制其外者繁  
多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  
者謬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外內

外獲者其病若此雖有道德者將不能自持而況學者方依倣而行者乎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門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

病之所  
以然

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下二病字訓甚能言其病之所以然則病

雖甚猶未得為甚也

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

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

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

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

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噬不噉

所

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握

吾禮

噉失聲也視以手拊打也

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瞑

音偏

不在外也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

因二

五

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

德已乎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

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

撓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

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

是至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  
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南榮趯疑老子所言衛生之經莫是至人  
之德否老子曰非也此乃所謂冰解凍釋  
冰凍初解釋未盡消溶猶未得爲至也夫  
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至洞然而來皆是  
說至人處却申言前所言者是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者南榮趯曰然則此所  
言衛生之道極至乎老子曰未爲至也吾

所以告汝曰能兒子者可以無禍無福而已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  
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  
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心宇泰定者自然發乎天光即所謂定生  
慧人見其發乎天光以爲人能如是不知

由於心宇泰定者天也有一等人不能心  
宇泰定必假脩爲則亦不能發乎天光可  
以有常而已有常者人雖舍之天必助之  
人之所舍則無位而爲天民天之所助則  
有位而爲天子此皆非其至者必盡黜聰  
明知慮若無所能而後爲至其有不能成  
此者天鈞自敗之不必不爲天所助也天  
鈞吾之大鈞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不可內音結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養也藏存也生猶立也外則備物以養形內則常存不虞之防以立心主敬於中以達於外如此而禍至者皆天命而非人事所召不足以滑亂我之成德不可以橫逆之事入於吾心心者雖有所持而人不知其所持有不可持者言不可執著也洪容齋隨筆載洪慶善解乃吾儒家說耳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合



上聲 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  
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  
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反上文言之人惟未能誠已而發故每  
發而不中雖明知其不誠然業已入其間

而不能舍去之既不能改過反更益其過  
故有人鬼之禍不可以橫逆言矣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行乎期費行乎無  
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  
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  
無親者盡人

券內分內也求諸分內者所行不務名聲  
求諸分外者所志期於廣大費廣也中庸  
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行乎無名者雖晦  
而明用有光顯志乎期費者欲以眩鬻當  
世如商賈之人又如跂立者人見其魁然  
長大而實不然券外者與物馳逐窮極而  
物反入據其位券內者與物苟且相應而  
不爲所累且不知有其身豈知有人無人

者雖至親亦無無親者人盡無矣此離世  
獨立之意

兵莫憐于志鏖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  
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  
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  
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本無成與毀人自分而為二故道者所以  
通其分也所惡乎分者何以其分之遠則

必至於極成者百般計巧做到成就毀者  
一切放弛任其毀壞備猶極也所以惡乎  
極者何既極則如人之出外而不反矣但  
見其逐於外物日漸銷鑠如鬼之屈而不  
伸而世人却自以為出而有得不過得死  
之道而已得死之道則此生已滅矣而自  
以為有其實與鬼何異哉以有形者象無  
形者以人而象鬼也而定矣者不能反之  
為人也

因二

八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

剽標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

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所謂道者出而不見其有本入而不見其有竅有其實而不見其處所剽與標同末也有其長而不見其本末然雖出無本入無竅而又有其實不是空言有實而無乎

處者如四方上下之宇何有定所有長而  
無本剽者如古往今來之宙何有起止生  
死出入皆不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空  
虛無有而萬物出乎無有之中凡有不能  
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之中而併與無有  
亦無有聖人懷藏此道而已

四二

九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  
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

已是分生死為兩途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  
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  
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  
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

甲皆楚之公族持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  
有不同耳

有生黜

五威於威二反

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

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脆

吡音胘

反古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

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黷釜底黑披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後三戌祭名脍牛百葉胾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譬如釜底之星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

曰移是試言移是之說本不足道然事正有不可知者如臘祭者分脍與胾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匝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須適其息偃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



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  
安有真的是處故為此而舉移是之說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

是非果信也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

節名節也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

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

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

上言有生黜也披然曰移是此言移是者

正緣人以有生為根本看得大重師知則

因而生是非信名實則因而惟知有已立

節操則因而死且不顧如此者必以用舍窮通怵其心故移是者乃當今世俗之人也其視蝸與鶯鳩之小見何異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

踉

女展反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

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入金

踉踐也偶然踐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鶩不檢束之過若踐兄之足則但响嫗之而已大親父母也父母則并响嫗不必矣辟

屏去也至信則不必以金寶爲質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  
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  
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  
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  
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  
不爲也

因二

十一

篇中凡如此者煩絮不切自可無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  
也

欽者敬也有收斂之義道而後德故云道者德之欽有德則潤身故云生者德之光性與生俱生故云性者生之質

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

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音良猶能也乎人唯

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

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聖人工乎與天合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唯  
全人能工乎天而又能乎人然豈以此自  
多蟲能蟲而亦能天則能人能天未足自  
多是以全人惡有能天之名且惡人之天  
而況我之天與人乎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  
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  
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  
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音侈畫音化外毀譽也  
胥靡登高不懼遺死生也

兀者侈去畫像以形既不全無事乎人之  
毀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以罪囚中視死  
生為輕也喻人之外榮辱好惡者豈可得  
而寵之哉

夫復謂

涉涉反

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

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

四二

十三

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

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

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

類聖人之道

復應答也謂與龔同小語也應答之際低  
聲細語如出於不得已未嘗自以言送人  
極其至也至於忘人此一句作三節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